

劳动是个形容词

聂顺荣



菜

程毅飞

地

雨水过后,雨水渐渐多了起来。这不,一连几天的雨总是飘飘洒洒,时大时小,时骤时歇。虽已打春,毕竟是早春,打开窗户,便有丝丝寒意往毛孔里钻。于是,老耿和老伴就懒得出门,待在家里看电视剧,活生生一对“剧迷”。一天,老伴说,有一阵没去菜地了,不知种的菜出没出苗?老耿说去看看不就知道了,老伴笑笑说,也是啊。

老耿居住的小区在小城西头,前年他和老伴退休后,除了一日三餐,就是遛弯。老伴喜欢做饭,去买菜专寻街角巷口钻,时间一长,就认识了丁婆婆。丁婆婆家住小城西郊,有一块菜地,每天一大早都会挑着菜在街角叫卖。丁婆婆的菜,整洁、干净,无黄叶,无土根,不洒水也不扎捆,齐刷刷摆在筐筐里,任人随意挑、随便选。

那天,老伴买菜回来,兴冲冲地对老耿说,咱们以后吃菜再也不用买了。老耿瞥了老伴一眼说,你发啥神经,不买,难不成还有人送?老伴说,那倒不是,我们可以自己种嘛。老耿说,种?到哪里种?老伴诡秘一笑说,丁婆婆说她的地种不过来,让给我们一块。老耿说,有这等好事?老伴就说丁婆婆都带我去地里看过了,还能有假?

一个晴好天,老耿和老伴去了菜地。菜地离老耿居住的小区不远,出小区向西走二百米,下个斜坡,再沿河堤北行百十来米就到了。去菜地时,路过一家种子销售店,老耿讨问店家,眼下适合种啥菜?店家笑着对老耿说,立春种香葱,雨水种生菜,惊蛰种辣椒,春分种油菜,你说现时种啥菜好?老耿说,不愧是店家,懂得真多,那就来两包生菜种子吧。

丁婆婆让给老耿的菜地有二十多平方米,虽不大,但种菜足够吃了。丁婆婆有一儿两女,儿子在加拿大留学,大女儿在北京一家国企上班,二女儿在上海外企工作,儿子女儿都有出息,争着抢着要把丁婆婆接去跟他们同住,丁婆婆说啥也不愿意,就一人留在老家侍弄她的菜园子。丁婆婆快七十岁了,身子骨还算硬朗,自己种菜吃不完,就挑到菜市场卖,倒不在乎能卖多少钱,就是找个乐子。遇到老耿的老伴后,两人说说笑笑就成了“闺蜜”。

一次丁婆婆正挑了担子在街口卖菜,上海工作的女儿打电话给丁婆婆,问她在干啥?丁婆婆没敢说卖菜,说在街上和“闺蜜”聊天。女儿问啥闺蜜?丁婆婆说是一个退了休的女干部。正说着,有人来买菜,丁婆婆怕女儿听见,吓得连忙挂了电话。这天晚上,丁婆婆正要上床睡觉,女儿又打来电话问丁婆婆,还在弄那块菜地吗?丁婆婆说弄着呢。女儿说,那么大一块菜地你一个人侍弄,可不累坏了身体,要不你就分一块给你那位闺蜜种吧,既解决了闺蜜的吃菜问题,你也轻松些。丁婆婆想想也是,第二天老耿老伴找丁婆婆买菜时,丁婆婆就主动提出让一块地给他们种菜。

那天,老耿和老伴到了菜地,丁婆婆从家里来到地边,不吭声也不帮忙,眼睛不眨地看着两人在地里忙乎。老耿和老伴脱去外套,挽起衣袖,深翻、松土、整平,然后撕开种包,把生菜种子均匀撒在松软的地里,轻轻覆土。整个过程,丁婆婆一直站在田埂上,看着两人像模像样的架势,笑笑地说,我还以为你们不懂种菜呢?说完,转身走了。

生菜种到地里不久,就遇到了没完没了的雨。刚一转晴,能出门了,老伴就想起了种在地里的生菜,两人便溜达着向菜地走去,想看看生菜出没出苗。老远,他们就看到菜地里有一个身影在晃动。走近了,才看清是丁婆婆。她正蹲在地里,小心翼翼地给刚出苗的生菜松土呢。看着一层嫩嫩的、绿绿的幼苗,再看看丁婆婆被风吹散的白发,老耿心里一阵感动,老伴更是急忙走上前去,把丁婆婆扶起来拥进怀里。两人就这样紧紧抱着,仿佛一对母女,许久才分开。

这之后,每天吃过晚饭,老耿和老伴都要去菜地转转。每次去,老远就能看到丁婆婆站在地头向路口张望,看到老耿和老伴向菜地走来,丁婆婆脸上就会露出喜悦的神色。

一次老耿和老伴外出旅游,一个礼拜才回来。再到菜地时,没有看到丁婆婆,打听才知道,丁婆婆被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接走了。

老耿问,丁婆婆不是不愿意去儿女那里吗?邻居说,不去不行啊,儿子女儿三天两头叫呢。以前不去,是要在家侍弄她的那块菜地,还有个说头,现在菜地有了家了,再不去就说不过去了。

听了邻居的话,老耿和老伴怔住了,两人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半天没说一句话,心里在想,丁婆婆啥时候才能回来呢?要是丁婆婆回来了,就把菜地还给她。

小说
方阵



商洛山

(总第2445期)

刊头摄影 彭涛

也使劳动本身更加美好。

劳动是个形容词——快乐。自古以来,劳动就是一种快乐。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掇之……”这首《芣苢》,全诗章节回环往复,通过反复咏唱,让我们仿佛看到成群结队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影,听到她们的歌声,感受到她们采摘时的欢乐心情。宋代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如此描述农民通宵打稻的情景:“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生动地写出了农民收获的欢乐和劳动的愉快。

劳动是个形容词——光荣。劳动,是人类无上的光荣。俗话说: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”因为岗位不同,职责不同,任务不同,所以每个人的工作内容便不尽相同。正所谓社会有需要,劳动有分工,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。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劳动的结晶,建筑师用一块块砖垒起一座座高楼大

厦;园丁辛辛苦苦栽种一草一木;清洁工凌晨便开始忙碌……他们都不是同一个人,但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劳动者!劳动最光荣,奋斗最美丽。是他们,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;是他们,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!

劳动是个形容词,劳动最伟大、劳动最美丽、劳动最美好、劳动最快乐、劳动最光荣。劳动创造幸福,劳动成就梦想。我们一定要热爱劳动,勇于并敢于实践,将自己历练成为一个优秀的劳动者。



槐花飘香

徐志顺

花是香的,草是香的,风是香的,就连丹江的浪涛也是香的,“沐浴春风里,漂流香波中”,是何等的惬意。

如果你有兴趣到槐树林里走一走,小憩一会儿,听一听蜜蜂弹奏玲珑琴弦,看一看蝴蝶的翅膀在串串槐花上悠闲地一张一翕,偶尔有红嘴雀在草丛中一跃而起,追上高枝上的同伴,双双对对表演着舞蹈……这时候,你仿佛成为它们中的一员,心中所有的负担和不快都会随风消散。此时,你整个人也都变得香香的,走出槐林,蜜蜂、蝴蝶把你追好远。这些近视的家伙们,只会凭气味寻找目标,它们把你当作移动的花源,想在你头上采粉酿蜜呢!

槐花不仅看着美,闻着香,而且吃着也香甜可口,是很好的美食。用鲜槐花拌上面粉做蒸饭吃,也可以用水煮熟晾干蒸包子、包饺子,口味非常鲜美。生吃也特别香甜可口,吃完后满口留香,呼出的气连薄荷味的口香糖也没得比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群众生活很艰难,好多家庭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到了春季,上年的余粮基本上都吃完了,地里的麦子还是青苗,到处都闹“春荒”。等到小草刚刚破土,树木刚刚发芽,人们饥饿的目光就在草树间搜索,荠菜、拳芽菜、水芹菜、榆钱、核桃花梗,这些都是上好的菜,就连白蒿、冬青叶、柳树叶,人们都会采回家做莱做饭。

春夏之交,槐花盛开,这便是藏不住的“救命粮”。我家门前那一大片槐树林,就格外惹人眼红。花开时节,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,拿着背篓、筐子、布袋,凡是能装东西的家具,都会拿出来用以装槐花。小孩子采低处的,大人用竹竿夹高处的,还有的带上砍柴刀,上到树上把树枝砍下来,连枝带叶背回去,采下花吃,叶子喂猪,枝条当柴烧。本村人采摘一遍,外村人再来把高处的,人们还没有够着的再采摘一遍,本村人砍了低处的,外村人就挑高处的树枝再砍一遍,有的连树头都不放过。

每当我们看到外村的孩子来偷采,甚至将槐树乱砍一通,气就不打一出来,也会搞他个伏击,给他个教训。记

得有一次,河对岸村子的一个孩子上到树上,又是采花又是砍树枝,被我们一群孩子突然地吼叫声和泥沙袭击,吓得从树上直接溜下来,肚皮擦破一大块。看到他那慌忙逃跑的狼狈样,我们十分解气,笑得鼻涕都吹成了大泡泡……

不管我们怎样看护,还是阻止不住饥饿的人不断地采摘。花季过后,再看这些槐树,大多数被砍得枝断皮连,有的只剩光秃秃的树干,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。好在槐树很顽强,它们忍着疼痛,很快又生长出新的枝叶。第二年春天一到,又开出一串串洁白、喷香的花儿。

现在,再没有人来抢槐花了。餐桌上偶尔也会上那么一碟槐花菜,人们只不过是尝个鲜,更多的是对它的回味和记忆。槐树林中原来的二十几户人家,现在有的在城里买了房定居,有的长年在外地打工,房子大多由“铁将军”把守,偶尔在林子里的几位老人,他们是这个村子的守护者,也是这片老槐林的守护者。

又是一个花开季,故乡的槐花正在静静地开着,花香正向周围悄悄地弥漫着……

心念一叶茶

姚元周

年过半百,久居山野,无其他嗜好,却痴迷山野。深知本是俗人,生于山林,才疏学浅,却也洁身自好,自得闲趣。不知从何时起,心心念念痴迷于山中野茶,那纯洁稚嫩、启蒙知性的原始;那翩翩缭绕、青绿优雅的身姿;那恍然隔世、清香出尘的滋味;那缥缈若仙、超凡脱俗的灵性,总让人魂牵梦绕、爱不离手。喜欢它的颜色、它的神态、它的优雅,更痴迷它那种清爽、高洁和超凡脱俗的韵味。

也许是出生于山里的缘故吧,自幼受父母嗜茶的影响,就自觉不自觉地爱上了茶,有了不解之缘。每到三月,春风乍起,野草吐绿,斜风细雨,暖风和煦,一汪春水潺潺东流,条条杨柳绵绵低垂。最是南山连绵起伏一凸一凹沉默了许久的茶山,经过了一冬的酝酿,吸吮了秦岭的汗水,凝聚了日月的芳华,饱蕴了山水的灵气,沉淀了自然的安谧,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它如从云雾中走来的仙子翩翩而至,树丛中簇簇嫩芽如雨后春笋,枝叶间点点新绿似竞相吐芬。

春分过后,几场春雨,一缕和风,沉寂了一冬的山峦,似乎是懵懂中睡醒。日光渐渐暖了起来,山峦中云雾更替,

日晒露露,片片茶尖悄然而生,枝枝嫩芽亭亭玉立。到了明前,枝丫间冒出的尖角,绿光闪闪,清嫩可人,如山中女初长成。三五成群十八九岁的女子,早上六七点上山,冒着晨雾,沐着早阳,接着天露,伸出纤纤玉手,小心翼翼地接一叶嫩芽从枝尖上采摘下来,一片一片,一小捧,一小笼,汇聚在一块,经过采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炒等一系列精心制作,一小包一小包的春茶就这样“出阁”了。

沏茶是有讲究的。茶要上好的春茶,一只紫砂壶,最好是要有一只白瓷杯或者透明的玻璃杯,水要纯净水,最好的莫过于一壶刚打上冰冷却清的上好山泉。然后拿来准备好的茶品,山泉水用火催开,水温不要太高,八九十度即可,拿来干净透明的玻璃杯,放上一小撮绿茶,加上约四分之一的温水,轻轻摇晃,洗去残留茶中的尘土。倒掉洗茶水,盛上半杯沸水,只见一缕缕青翠如薄翼的雾芽,如刚刚初醒的少女,伸开双手,跳起双翅,优雅而婆娑地在杯中翻卷、伸展、蹦跳,约莫泡上三五分钟,再用八九十度的沸水将杯子添满,一杯翠绿香郁的高山绿茶就这样沏成了。汤汁青绿如

翠,叶芽翩翩而立,若云若雾,一股淡淡的清香满屋子弥漫开来。那是浸润了大自然一冬灵气和精华的汤汁,那是凝聚了山川和岁月、阳光和雨露、风土和人情、和风细雨于一体的人间圣水。轻轻地漫不经心地细啜一口,神清气爽,沁人心脾,醉香其里,陶醉其中的滋味只有品茶人知晓,真是妙不可言、茶不醉人人自醉了。

茶叶的品质也是有讲究的。北方的茶和南方的茶不同,南方茶芬芳清爽,北方茶醇香浓厚。土质、风水、气候、品种不同,茶叶的滋味也不尽相同,所以北方的茶有北方的味道,南方的茶有南方的神韵,各有滋味。要说绿茶,按照采茶的时间,上等的茶大体可分为明前明后茶,按照茶叶的品质和制作,大体可分为明前芽、毛尖、碧螺春次之,过了谷雨,天气渐热,茶叶肥大,基本就是大叶茶了。但论泡出来的味道,则是各有各的妙处和风味。要论其清新和香味,明前茶最是清香,乃茶中极品,在如碧草般淡黄的汤汁间散溢着摄人心扉的茶香,有一股来自春天大自然的纯真异香,沁人心脾。一杯上好的明前茶,让人有一种尝

到天下第一味的清新感,使人心旷神怡,但对茶瘾十足的人来说,缺憾是最不耐泡,最多只能加上两道水,喝上一两杯,茶就寡淡无味了。要论起绵长醇香和敦厚,最是一壶碧螺春,沏开后汤汁碧翠醇厚,香味浓郁软绵,自带自然和地域芳菲,入口清冽甘甜,回味无穷。大叶片的采摘与制作和其他茶的工艺相似,可制作多种品茗,只是叶片较大,茶质较老。但大叶片茶香味醇厚老辣,苦涩中带着甘甜,醇厚中带着浓郁,经久耐泡。漫漫时光,只在一壶茶水中,其中的甘甜苦涩,香醇淡寡,喜怒哀乐,品不完、道不尽,都在一壶茶中。

驻一方山水,品一壶好茶,遇一方知音,得一枚真趣,醒一方灵味。可见茶真是一个讲灵性的东西,可以品味,可以静心,可以会友,可遇知音,可以听书,可以赏月,可以解困,可去凡尘。无怪乎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有诗云:“从来佳茗似佳人。”

又到春茶飘香时,何不一起喝茶去!人间四月,柳绿桃红,春风微暖,茶蕊初开,漫山碧翠,相约三两好友,踏青涉水,品山间珍肴,共人间芳菲。